

台 湾 / 席 / 绢 / 作 / 品 / 集



Xinjun

君
須
怜
我



君 須 怜 我



席
絹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君须怜我

——席娟经典名著

(台湾)席娟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*

ISBN 7-5059-2829-5/I·2112 定价:9.80 元

A

金雀钗，红粉面，花里暂时相见。
知我意，感君怜，此情须问天。
香作穗，蜡成泪，还似两人心意。
山枕腻，锦囊寒，觉来更漏残。

——五代·李煜·更漏子。

君
须
怜
我

烛泪滴尽，最后一盏光明也失去了颜色，让原本就不甚温暖的屋子，益加清冷。

已是二月中旬，理当是春临大地的温暖时刻，却让寒雪强占住山头，不让春天进驻。

这样凄寒的夜晚，片刻也不容情的，频频催促床上人儿娇弱的病体渐渐流失生命的迹象。再暖的棉被也温热不了打从心中冷出催魂的冰寒。

她就要死了。她知道。

长年拖着这样的一副病体，受尽折磨；死亡对她而言，反倒是一种解脱。有多久了？十年了吧？苟延残喘地度日至今，再也没有力气去强撑另一个十年。她战胜不了死亡，却出乎意料地活得比母亲更久。她庆幸着，老天是这样安排了一

切。母亲死了，结束了她悲惨且残忍的一生；而她合已，也将因为没有解药抹身而让伤口的毒蔓延全身，再不久，她就要死了。

人在死前，是不是都会看到过去的一幕幕，那些曾以生命去经历的事？

不甘心呵。真的不甘心！

在爱情上，放不下的是那位曾对她海誓山盟，却至今音讯全无的薄幸男子。难道真如母亲所诅咒的，全天下的男人皆薄幸？所以在得了她的身后，便不会再珍惜；在离去前种种保证，都只是甜言蜜语？母亲遇人不淑，而身为女儿的她也会承其命运，只能怪自己太过痴傻？如果……他不爱她，为什么要用那双诚挚的眸子再三地信誓旦旦？为什么不在离去前，直言不爱她，让她断了一切情丝？！

如果她的生命，必得在今日终结，谁愿意给她一个答案？她不愿意相信……那样的男人会负她。所以，她被残了双脚、下了毒，让她日日夜夜必须为这段情遭受母亲无情的惩罚，每日必须服药以抑制毒性；只因，她不恨他，不相信他会负她，不愿向母亲承认爱上男人是一件错事。十年下来，她可以在面对无情且残忍的母亲时，大声否认自己被玩弄了；但，私底下，在受了那么多苦后，她如何能不怨？她如何能瞑目赴黄泉？

而，在亲情上，她也放不下……

“娘娘……”

娇怯的声音由门口传来，黑暗无法阻隔她的到来，一双小

手在不久后小心地抚上她形容枯槁的面容。那曾经比花朵更娇美的国色，在年轻的二十八岁便已凋零。

红颜薄命，是谁睿智得一语成签？

小净初啊，她那苦命的女儿。

“净初，冷不冷？”用她仅存的力气，紧紧拥住她小小的身子。她放不下啊！如果她这仅存的残命，能用以当条件，她祈望老天让她这女儿不要重复她的命运，希望在她成长之后，有一名至情至性的男人呵护她一辈子；她愿意永世沉沦于地狱中，只要女儿幸福！

“娘娘，你身子好冷。”

十岁的小女孩，敏感地预知将有什么事发生，颤抖的小身子紧贴着母亲，想用自身的温暖去换取母亲生命的热度。

“乖，不怕哦。不要怕，你的姨娘就快来了。”

“就是嫁到很远很远地方的仙芝姨娘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如果，当年她也学小妹一般，不顾一切地随心上人下山，是否今日会有所不同？她的妹妹云仙芝，在十五岁那年的某一个暗夜，遇到了一名上山为妻子找寻药草的男子，倾心之余，偷偷跟随那名男子下山；从此音讯全无。母亲气急败坏地下山找了好几个月，却扔不着。在她们姐妹暗中联系的回音里，她知道妹妹找到了她的幸福，她成了那名男子的偏房。后来为了怕让母亲知晓，便不敢联络；十年下来，没通音讯。

后来，她的初恋也来了。一名准备赴京经商，却在山中迷

路的文生,闯入了她的生命中;那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男人,一名英俊儒雅的男人,很快地得到她全心的爱恋,让她懂得爱情的模样。他要她与他一同下山,可是她无法像妹妹那般不顾一切;她那一辈子不快乐的母亲让她放不下,她更想得到母亲的祝福;她天真地相信母亲会让她嫁人,而不能理解严重偏执、对男人痛恨到变态的母亲是不可能祝福她的。

她叫他先下山,从京城回来时再来接她,而她则利用这一段时日告诉母亲她要嫁人的事。

“然后,母亲将她关在石牢中,然后……他音讯全无……”

如果事情再重来一遍,应该可以有不同的结局吧?可是,人生没有第二次机会,她选择了这种结局,注定要在二十八岁魂归离恨天。

她可怜无辜的净初,在甫出生之初,便已被剥夺了看这世界的权利。当时母亲含哭带笑的厉吼,如今仍能清晰地在她身边回旋……

“全天下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!小娃儿,只要你看不到男人,就不会被蛊惑;只要看不见,你就不会让男人骗去身体与感情!姥姥帮你,帮你今生今世都不会被男人伤到了心!这人间太污浊、太可怕了,男人更是女人的剧毒,让姥姥来帮你吧……”

血光闪动,交织着婴儿哭声,与她产后凄厉的哀号,至今仍是她的恶梦。而小净初那双美丽的眸子,无缘见识到世间的美好。是她的错;若说她二十八年的生命会有什么愧疚,便

是她带给女儿失明的一生。

泪水滴落在女儿脸上,在这样的黑暗中,她却依然能看清女儿美丽的容貌。这是回光反照吗?强自抑下一口血气,教她怎么放得下,她这薄命的女儿——

净初呀,十岁的年纪,却已有仙资玉质的形貌,想必再过个几年,会是比她更加出色的大美人吧?这样的美人儿,得到天下伟男人的倾慕是必然的,但……那一双无法视物的眼,却更可能将她的幸福断送。哪一个男人会爱上有残疾的女子?也许最初的惊艳可以博得天下男子疯狂的追求,但这种专宠不会有太久的风光,几年过后,恩爱不再,而她可怜的净初却依然失明,依然需要一双终生呵护她的手来扶持她。

她死不足惜,但她该把净初交到谁手上才能放心?

“娘娘,你别哭,别哭呀。净初会很乖的!”

那一双小手摸索着要替她拭泪,而她的泪下得更凶了。老天爷……如果当真有灵,帮助她这苦命的孩子吧……

由远而近的奔马声,蹄印铿锵有力地击在雪地中,她身子微微一震,羸弱的身子急速地抖动起来。

是她吗?是她那小妹终于接到她放出的信鸽,在这凄寒的夜晚赶来了吗?

果然,跌跌撞撞飞奔而入的,是一名年轻少妇。是云仙芝,那个十二年前为爱不顾一切下山的女子。

“姐姐!姐姐!你在哪里?”狂乱着急的女音叫着。

“仙芝,别急。先打灯!”在她身后扶着她的,是一名高大

沉稳的中年男子。

在灯尚未点上时，云灵秀欣慰地明白，她的妹妹至少是幸福的。她能看到那名男子相当珍惜妹妹。全天下的男人并非都是坏的，对吧？

灯点着了，更让心焦着急的云侧芝崩溃。她那美丽的、善良的姐姐，在二十八岁芳华正盛的年纪，竟已灰白了一头秀发，美丽的面孔消瘦枯槁，仅有那一双子夜的眸子，依然找得到一丝丝当年倾人国城的影子。

“姐姐！为什么会这样。”

她飞奔过去，看到大姐瘦骨如柴的身子，是第一震撼；在看到半掀的被子下，空荡荡的裙裾，她彻底崩溃了！是她的娘，那狠心的娘、绝情到连自己的骨肉也不放过！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”

云灵秀露出一抹笑，轻抚着益加美丽动人的妹妹。

“来，仙芝，看看你的小外甥女。云净初。今年十岁了。”她将女儿拉到身边，与妹妹相认：“净初，叫姨娘。”

“姨娘……”云净初怯怯地叫着，交握着双手，对着陌生的声音感到害怕。

“姐姐！她……”云仙芝低呼。她当年只知道姐姐遇到心上人，但恋情没有结果，其它的事并不知晓；此刻，她恍然明白母亲下手这么狠的原因了。但……有点奇怪，这么美丽的女性，世间少见，但……那一双眼……

“娘做的。她下了血咒，要净初今生今世看不到男人。”

“我的天爷……”那双眼眸竟是看不见的！

一阵呕血的剧咳，警告着大限将近的讯息。云仙芝急忙转身看丈夫：

“相公，快拿千年人参给姐姐补身子，还有，跟在我们身后的大夫上来了没有？”

云灵秀拉住妹妹，气息难平地低叫：

“不要费力气了……仙芝，如果你们人手够多，去……负心崖将母亲的尸首捞上来，好生安葬吧……”

她在飞鸽传书中早已说明母亲失足落崖的事。

“她死有余辜！我不！”云仙芝大叫。老天，那女人当真是她们的亲生娘吗？她竟这样残害自己乖巧的女儿！？

“妹妹——”

“仙芝，人死了，就该入土为安，我们替岳母安葬吧。”韩济民看来是个少言刚正的男人，但说出的话自有一股领袖的气势。

云灵秀可以感觉得到妹妹爱极了这男人，只是，为什么他们夫妻的眉宇间有一股淡淡的愁？

跟在他们身后的一群家丁也赶上来了，由一名十来岁的小男孩领着三名大夫进来。

“爹，娘，大夫来了。”

小男孩的眉宇间尽得他们夫妻的真传、漂亮且可爱，才十来岁，却有着无比的担当，让灵云秀看得诧异极了。

“仙芝，这个是？”

一边叫大夫把脉，云攸芝等丈大领家丁去山崖找尸首时，坐在床沿，回道：

“这是你的小外甥。叫韩霁，十二岁了。韩霁，过来。”她招手叫着门口正在吩咐下人熬人参汤的儿子。

“娘？”

这个才十二岁，却已经很有大人模样的韩霁，可贵的是有一颗体贴善良的心。“姨娘，我叫人熬补药了，您会很快好起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霁儿。来见见你的表妹，她叫净初。”伸出枯瘦的手，她将女儿的手交给韩霁：“你带妹妹去外边吃点东西好吗？她看不见。”

“好的。妹妹不要怕，表哥保护你。”

“表哥？”听见同是童稚的声音，小小的女孩儿心中有了奇异的安心，居然不再怕了。

韩霁小心领着新认识的表妹往门口走去，对她纠正道：“你要叫我二表哥，我还有一个哥哥哦，他好棒的。你以后要叫他大表哥，他会保护我们两个哦……”声音渐渐消失在门外。

云灵秀强撑的力气终于用尽，颓然地倒回床上，推开大夫的手，轻道：

“没用了，不必费心。是娘下的毒，‘百日蚀心散’的解药只有娘有，而她过世了，我这毒拖至今比还能活着，就是为了等你来……”

“姐……”

看到几名医术高超的大夫皆擦头，云仙芝脸色惨白了起来。

抓住妹妹的手，她轻轻地求着：

“代我好好抚养净初成人好吗？也许我这种私心不应该，但原谅我是一名无力保护自己子女的母亲，我必须给净初安排最好的未来！”

“姐姐，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是不是让韩霁娶净初？这孩子将来必定不会欺负净初，我只求让净初当正室，让霁儿照顾她一生我才会放心。如果他有心纳偏房，我不会反对……仙芝，我很自私，可是……”她咳得更严重一血丝再度沾上衣襟。

“我答应！我答应！姐姐，您别激动，我们立刻带你和净初下山，我会拼命找天下名医来治好你，也会治好净初的眼，我就不相信全天下没有人解得了娘所下的毒！”

她惨淡地笑了：

“娘制造的毒是无人可解的，你仍不愿相信吗？只要净初平安过完这一生，我死亦瞑目了……”

“净初的父亲呢？他碰了你，却仍是负心。”云仙芝忍不住的问了。会有这种结果，除了男人负心，还会有什么？

反倒，云灵秀已不再那般介怀了，这抹怨就留在心里，随她入土吧！

“他没有回来接我……”她笑得好苦。泪眼中浮着所剩无

几的希望……即使已过了十年，她那一生唯一有过的爱情仍被她执著着——也许……有一天……他会来接她……也许有一天……他会出现……这念头是支持她十年来，每每遭受母亲施虐时唯一活下去的力量——也许有一天……

可是，她还有明天可以去等吗？蚀骨的毒在全身筋脉肆掠，夺取她薄弱的生命，血丝不断地由唇角溢出。

云仙芝急忙擦着，但血流得更多，怎么也擦不完。

“姐姐！你不可以死，你再撑着呀！”

“仙芝……今夜是我的极限……我好累……也好痛……”她闭上限，泪水沿着脸颊流下，让她残存的一丝红颜，添一抹亮丽的水光。

“你们三个大夫想想法子呀！快替她止血呀！”云仙芝对三名束手无策的大夫吼着！泪花奔流在她玉般的脸上，为姐姐苦难的一生心痛了为她短促悲苦的生命心碎。她这个当妹妹的居然只能眼睁睁，无助地看着她唯一的姐姐失去生命！

“夫人，令姐她已……无药可医了，我们大夫只能治病，不能治命呀，夫人请原谅……”一名大夫叹气回应着，与另二名一同退下。

“姐姐，你撑着，至少，至少见净初最后一面——”

“不要，不要让净初面对我的死亡，她不能承受的，明日……明天再告诉她吧……这孩子会明白的……”

流出的血水沾上了床单！渐渐扩散渲染出芙蓉的花形；她不怕死，她只是难以瞑目呀……

门外再度传来急速强劲的马蹄声。才一眨眼,闪进来韩济民的身影。

“相公,您……”

“山崖下有另一具尸首,约莫死了八、九年,仅剩下具骷髅,而那具尸体手上紧抓着一封血书!”他一眼看出云灵秀已出气多、人气少,忙奔过去问她:“你认得一个叫白少初的男子吗?”

不知哪来的力量,云灵秀双眼暴睁,死命抓住韩济民的手:“他在哪里?”

韩济民无言地将一封以布帛写成的血书交给她。那泛黄而斑驳的布块,似乎是由衣袖上扯下来,上头只写了歪斜的几个字:

灵秀:

我没负你、若有来生,再结鸳盟。

白少初

“他……”死了?死在山崖下?他曾来找她,他没负她?!

韩济民轻道:

“尸首的胸口肋骨全碎,是被人打成重伤后推下山谷断气的!”

“云灵秀笑了,倾她毕生所有的美丽,漾出一朵微笑,将血书捧在怀中:

“他没负我……他没有辜负我……少初……”

她缓缓地倒回床上,看起来像是睡了,含着一抹恋爱的

笑,灵魂不再被肉体羁绊地飘了出去。

不知情的人还当她睡了,但缓缓由五官流出的血,证明她已与世长辞,结束了她多舛的二十八年岁月……

“姐姐……”

云仙芝硬咽出声。

韩济民搂住她,低声道:

“别难过,她去得很快乐!”

“我好恨娘!我好恨她!”她泣不成声地哭叫。

“至少,我们可以替她高兴,她终于可以与恋人相会了。”

她抬起泪眼轻问:“真的吗?”她需要保证。

韩济民搂紧她,肯定地道:“是的。”

外头的雪,不知何时停了,天空之中出现两颗异常灿烂的星辰,缓缓交会……

是你吗? 你来接我了吗? ……是的,我等你好久了……
灵秀……

同样的二月天,却已是春寒料峭的时节,百花在微寒中绽放,摇曳生姿地宣告大地春回的讯息。

白雪融尽,煦阳现暖,空气中全蕴含着花香与沁凉,教人不禁想好好徜徉于大地之中,陪百花一同迎春。

“小姐,您就在榕树下歇一会儿,在这棵大树的四周 充满了不知名的花儿,颜色很多种,因为是半山腰,所以有微微的雾气环绕在脚边,很美,烘托得小姐像是天上的仙子一般。”

清脆甜美的嗓音，出自一名青衣丫环打扮的美婢。但任何的“美”，一旦到了她的小姐面前，都是不足的；她小心扶持着的白衣姑娘，全身上下都像是巧匠精心雕琢出来的，美得不可思议，真个是巧笔丹青难画描，连春天竞放争妍的百花，倘若真有灵，怕也会羞愧得在瞬间凋零吧！而她这名称“踏月山庄”最美丽的丫环，服侍着这仙子一般的小姐，万万不敢对自己容貌有丝毫自信的。这种清灵到已非人间会有的佳人，不仅男人见了会失魂，连身为女子的自己，也会常常沉迷其中难以自拔。

白衣女子在被贴身丫头扶坐在一块平滑大石板上时，轻柔地开口了：

“碧映，你去忙吧，这边很凉，我想静待一会儿。”

“小姐，我唤一名俐落的小丫头来陪你吧，您一个人坐在这儿，奴婢不放心。”

白衣美人儿笑着，轻摇镜首，发丝在这小小的动作下随风舞动：

“不了，山下布满了家丁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又不是没一个人在这儿待过。”

这里是“念尘山”，十二年前整座山头被韩家买下。终年有专人打理，并派一组家丁在山下驻守巡逻，不让闲杂人士误闯。而这片山林间，放生了许多温驯的动物，日日派人上来喂食，顺便巡山捕捉那些会危害到人的蛇或猛兽；如此慎重的维护，当然有其特别的用意。在十二年前，“跃日窟”的主人韩济

民因为病弱的娇妻偏爱这座山头的景色，每每身体租见起色时，便要来此地踏青，于是韩济民索性买下整座山，将无名的山头取名为“展眉舒心山”赠予爱妻；但在两年后，妻子终究在长期的虚弱中，香消玉殒，这片山于是改为“念尘山”以纪念他的妻子风涤尘。尔后，再过五年，韩济民在一次赴丝路经商时，被一群江洋大盗谋财害命；在尸首运回京城后，也葬在此，与他的发妻合葬一处。

在韩济民的遗孀云仙芝当家之后，每年不惜花费巨资去守护这片山，派专人整理，不让杂草丛生，坏了这片优美的景色。因为她的夫君与大姐都爱这里，也长眠在此，无论如何，她都要让他们看到最好的风景，将来当她百年之后，夫君的左侧墓穴，将也是她长眠之地。

虽然看不到人人称道的如画美景，但她一云净初仍能在宜人的春风中，在含着清香的空气中，感受到特别的意境。至少，每次当她来此时，心情便会产生无比的宁静与愉悦。所以，在每个月惯例性的清理行动中，她总是会与佣人一同前来。

而她的贴身丫环碧映也是山在总管的女儿，平日除了打理她的生活琐事外，也得代替父亲督促下人工作。因此，此刻才会放她在此，走上更高的山顶去打理一番。

“碧映，你上去看看吧，反正又不会多久，别担心。”

有了小姐的再三保证，她仍是不放心，特地又到半里外站岗的家丁处耳提面命一番，才又折回来交代：